

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第五地点 2023 ~ 2024年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关键词：殷墟 王陵区 围沟 祭祀坑 商代晚期

KEYWORDS: Yinxu Royal Mausoleum Zone Encircling Ditches Sacrificial Pits Late Shang Dynasty

ABSTRACT: Excavations at the fifth locus of the Shang royal mausoleum zone at Yinxu have uncovered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western encircling ditch (G2) and multiple sacrificial pits. Horses were the most common animals identified within these pits. The small to medium-sized pits of the fourth row contained a variety of animals, including domesticated water buffalo, wolves, tigers, leopards, foxes, serows, wild boars, porcupines, and wild birds such as swans, some with bronze bells attached to their necks. These animals were likely kept in royal or elite menageries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The sacrificial pits primarily date to the early phase of Yinxu Period II, corresponding to the reign of King Wu Ding. Their us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hronological phases and further into smaller contemporary groups, suggesting they belonged to distinct sacrificial events. This excavation will advance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royal cemetery. The sacrificial pits and their contents provide crucial evidence for studying Shang ritual practices, royal bur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temporary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西北冈商王陵区是商代晚期都城大邑商的重要功能区之一，东南距殷墟宫殿宗庙区约1.6公里，东距洹北商城宫城区约2.5公里（图一）。2021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以商王陵区为核心的殷墟洹河北岸地区进行勘探，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在商王陵区的多个地点进行发掘，部分重要资料已相继发表^[1]，其中2023 ~ 2024年在商王陵区南部，将西围沟及东面祭祀坑区确定为第五地点，并进行发掘。1977年冬，安阳工作队在这一带进行钻探，发现祭祀坑120座，1978年发掘商代祭祀坑40座^[2]；2021年钻探新发现西围沟，东临1978年发掘的祭祀坑区。2023 ~ 2024年发掘的目的之一是

确认西围沟的结构、年代、填埋情况，二是搞清与1978年发掘祭祀坑的关系，获取这一区域祭祀遗存的更多信息。

2023 ~ 2024年发掘地点的代码为AWG，以位于安阳工作站的殷墟原点为基点，布10米 × 10米的探方21个，实际发掘面积1240.4平方米。其中2023年在西围沟东段和祭祀坑区西部布方8个，为2023AWGNW12T0008 ~ 0011、T0108 ~ 0111，实际发掘面积441.9平方米；在东面的祭祀坑区布方4个，为2023AWGNW02T9806 ~ 9809，实际发掘面积245平方米；2024年，又在2023年发掘探方T9808、T9809之西、北、东三面布方9个，为2024AWGNW02T9708 ~ 9710、T9810、



图一 发掘地点位置示意图

层年代不早于宋金时期。第3层下叠压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遗迹。商代晚期遗迹有西围沟G2东段、祭祀坑K58，西周早期遗迹有灰坑11个，为H87、H88、H93~95、H97~100、H103、H104。其中西周早期灰坑除H95外都打破G2，H87打破H88，H88打破其他9个西周灰坑与G2，H87、H88打破其他9个西周灰坑与G2，H87、H88又打破祭祀坑K58。此外，1978年发掘的3座

T9811、T9908~9911，实际发掘面积553.5平方米。发现的古代遗存年代主要为商代晚期、西周早期，还有少量宋金时期的灰坑、墓葬和清代墓葬（图二；图三）。现将商代晚期、西周早期遗存简报如下。

一、地层堆积

发掘区的地层较为一致，不同年代遗迹的分布与密度略有差异。现以T0009、T0109南壁（图四），T9710东壁为例（图五），介绍地层堆积情况。

（一）T0009、T0109南壁

第1层：表土。厚0.2~0.39米。该层为现代扰土层，东部为1978年发掘区的探方。

第2层：黄褐色黏土，土色黄中略灰，土质较硬、致密。厚0.2~0.4米。出土西周早期陶片，以及白釉瓷片、黑釉瓷片、板瓦残块等。发掘区西北部的多座清代墓葬叠压于该层下。

第3层：黄褐色黏土，土色稍偏红，土质较硬、致密。厚约0.4米。出土西周早期陶片，另有瓷片，多为白釉，釉色微黄。该

祭祀坑（原编号为M44、M43、M37，新编号为K30、K31、K39）在T0009实际发掘区的东部。

第3层下为黄色细沙质生土，其下为棕红色黏土，这两层是殷墟常见的生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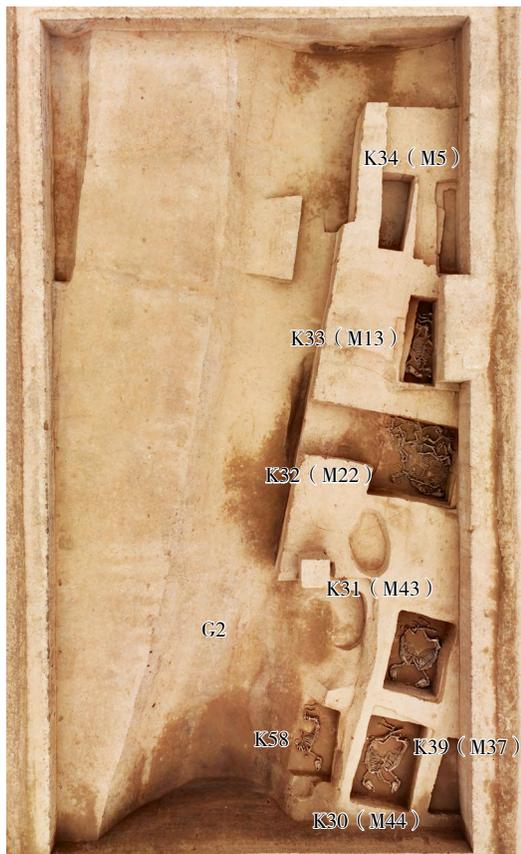
（二）T9710东壁

第1层：表土。厚0.2~0.39米。

第2层：黄褐色黏土，土色黄中略灰，土质较致密。厚0.2~0.4米。该层年代不早于清代。

第3层：黄褐色黏土，土色稍偏红，土质较硬、致密。厚约0.4米。该层年代不早于宋金时期。第3层下叠压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遗迹。商代晚期遗迹有祭祀坑6座，为K75~80，灰坑2个，为H153、H154。西周早期遗迹有灰坑12个，为H109、H110、H117~121、H124~126、H149、H156。其中，H109、H110、H118、H126、H149打破祭祀坑K77，H109、H110、H117、H125、H156打破K78，H121、H126打破K79，H119~121、H124、H125打破K80。H153、H154分别叠压于K75、K77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第五地点2023~2024年发掘简报



图三 第五发掘地点发掘区局部(上为北)

第3层下为黄色细沙质生土，其下为棕红色黏土，这两层是殷墟常见的生土。

二、商代晚期遗存

商代晚期的遗迹主要有西围沟G2东段和祭祀坑59座、灰坑2个。

(一) 西围沟G2东段

发掘的西围沟G2东段位于T0008~0011、T0108~0111内，叠压于探方第3层下，沟口距地表0.7~0.9米。G2打破商代祭祀坑K58，G2东段被清代墓葬和年代多为西周早期的灰坑打破(见图二)。

G2东段在发掘区内北部较宽，南部收窄，坡度较大，北浅南深。沟口宽9~14米，北端深2、南端深3.6米。沟内填土可分为14层。其中第1~3、9~14层见于发掘区局部(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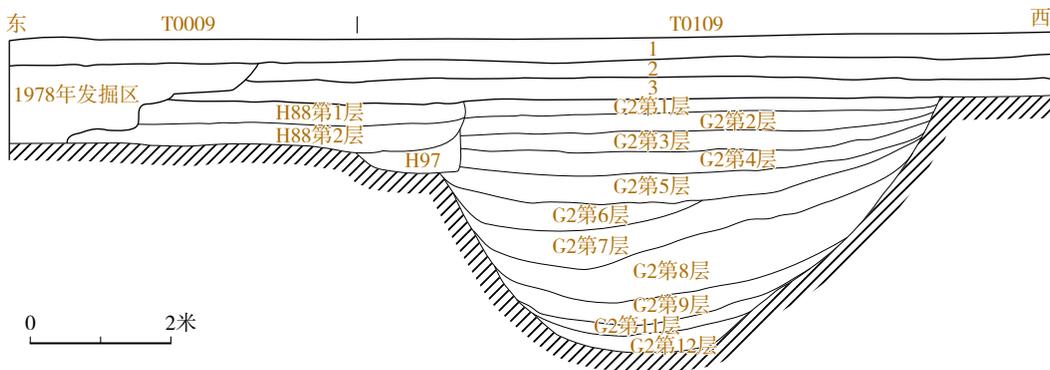
第1层：黄褐色黏土，土质较致密，含白色絮状物。厚0.3米。出土西周早期的陶罐、盆、圆陶片等。

第2层：黄褐色黏土，土色偏黄，土质较致密。厚0.37米。出土西周早期的陶鬲、甑、豆、罐等，另有2块卵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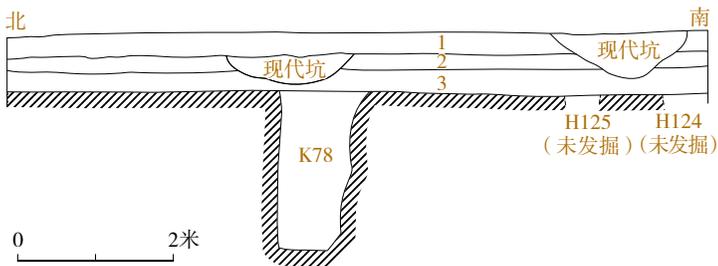
第3层：黄褐色黏土，土色偏红，土质较致密。厚0.32米。出土西周早期的陶罐、盆、瓮、圆陶片等。

第4层：黄褐色黏土，土色偏黄，土质较致密，含少量螺壳。厚0.38米。出土西周早期的陶鬲、甑、簋、罐、盆、瓮等，另有少量蚌片、兽骨。

第5层：黄褐色黏土，土色偏灰褐，土质致密，含大量螺壳。厚0.3米。出土西周早期的陶鬲、簋、豆、罐、盆、瓮等，另有少量石器、蚌片、兽骨。



图四 T0009、T0109南壁地层剖面图
 1.表土 2、3.黄褐色黏土



图五 T9710东壁地层堆积剖面图
 1.表土 2、3.黄褐色黏土

第6层：灰褐色黏土，土质较致密，含少量螺壳。厚0.35米。出土西周早期的陶鬲、簋、罐、瓮等，另有少量蚌片、兽骨、石块。

第7层：黄褐色黏土，土质较致密，含少量螺壳。厚0.45米。出土西周早期的陶鬲、簋、豆、罐、盆、瓮等，还有晚商或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残片、残骨笄、残蚌刀，另有兽骨、石块、红烧土块。

第8层：黄褐色黏土，土色偏灰，土质较致密，局部为淤土，含少量螺壳。厚0.7米。出土西周早期的陶鬲、簋、豆、罐、盆、瓮、圆陶片等，另有蚌饰、残骨笄，以及被切割的鹿角、兽骨、蚌片、石块。

第9层：黑灰色黏土，土质致密，含较多炭屑。厚0.82米。出土残玉器、圆陶片等。

第10层：黄褐色花土，土色微偏红，含沙量较大，颗粒较细，掺杂少许黏土块，土质稍致密。厚0.33米。出土陶鬲、罐。

第11层：黄褐色黏土，土色微偏红，土质致密，较为纯净。厚0.27米。出土1件石器。

第12层：黄褐色黏土，土色稍灰，土质疏松。厚0.3米。未出土遗物。

第13层：黄灰色沙土，土色微偏红。土质疏松，颗粒较细。填土较纯净，包含有少量螺壳。厚0.65米。未出土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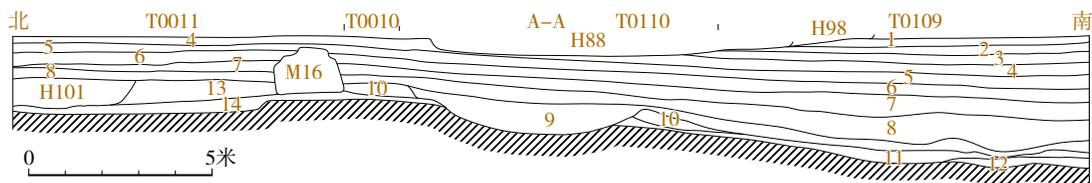
第14层：黄褐色黏土，土色稍黄，土质较致密，颗粒较细。填土较纯净。厚0.37米。未出土遗物。

(二) 祭祀坑

祭祀坑位于G2东段东侧。本次新发掘的祭祀坑都叠压在探方第3层下。发掘区发现祭祀坑70座，发掘59座，其中新清理34座，重新揭开1978年清理的25座（原编号为M，本次重新编号为K）。结合钻探和发掘所见，本区域的祭祀坑多为东西向成排分布。其中1978年发掘了北面的5排坑，本次发掘出南面的第6排，在其南侧还发掘了第7排的4座K49~52。因被现代道路占压，未能发掘确认两排间是否还有祭祀坑。

祭祀坑可分大型、中小型两类。大型坑的口部较大，近方形，口长普遍超过2米，最大的K73口长近4米。普遍较深，除了被G2打破的K58外，坑深多超过1.5米，最深的K73深2.57米。中小型坑的口部为长方形，大的长2.4米以内，宽不足1米；小的尺寸减半。普遍较浅，深多不足1米。北面6排中都有大型祭祀坑，且第1~3、5、6排都是大型坑，中小型祭祀坑见于第4排东部、第7排。

祭祀坑的填土多为黄褐色花土，土质致密。各坑的填土情况有区别，分为三种情况，或只填实，不夯打，或从下到上层层夯打，或下部为填入，上部经夯打。如第1、



图六 G2剖面图 (A-A剖切位置见图二)
 1~5、7、8、10~12、14.黄褐色黏土 6.灰褐色黏土 9.黑灰色黏土 13.黄灰色沙土

2排东部4座祭祀坑K77~80，填土从下到上夯打结实，夯层大致水平，夯窝明显。第2排东部的K75（原M20），1978年发掘时填土未清理到底，此次发掘发现未清理填土夯打结实。第三排东面的K81、K82顶部三层填土经夯打，夯层水平，下部填土未经夯打。新发掘第5排东面的K44、K56（图七）、K98、K100、K106填土未经夯打，土层自北向南向下倾斜。新发掘的第6排祭祀坑填土未经夯打，土层自南向北向下倾斜。此外，K73（原M18）1978年清理到近1.3米深，未清理到底，本次清理到底，发现填土未经夯打。K75（原M20）坑底东北部有圆形灰坑H153，深0.6米，填土经夯打。东北面新清理的K77底部有圆形灰坑H154，可能早于K77。挖K77时，H154被挖空，和K77同时回填，填土经过层层夯打，填到K77底部的深度后埋马。K77与其周邻的K75、K78、K80填土的土质和夯打情况相同。



图七 K56东壁

经初步鉴定，大型祭祀坑中的骨骼属于人、象、马、牛和大型肉食动物（可能为虎、豹、熊）。其中以马最多，各坑中马的数目均为偶数。北部的3排马坑中，每坑有2、4、6或8具马骨。本次发掘确认的马坑中，第1排的K60（原M8）、第3排的K32（原M22）分别有马骨6具、8具。第3排的马坑马骨均为2具。第2排东部的K79（原M21）有牛骨2具，西侧的K75（原M20）有牛骨1具，原简报登记表标注为马^[3]。第2排中部的K73（原M18），原简报登记表标注为疑似马骨1具，本次清理到底，确认坑内为3人1象的组合。第4排东部中小型祭祀坑内的骨骼属于圣水牛、鹿、狍、狼、大型猫科动物（虎、豹）、狐狸、鬣羚、野猪、豪猪，以及多个种属的鸟类。少数坑的骨骼下铺一层苇席。大部分马头顶有凹陷坑，大小不一。大多数马仅有一个凹陷坑，有的有多个，还有一匹马凹陷坑边有断茬。其他动物骨不见凹陷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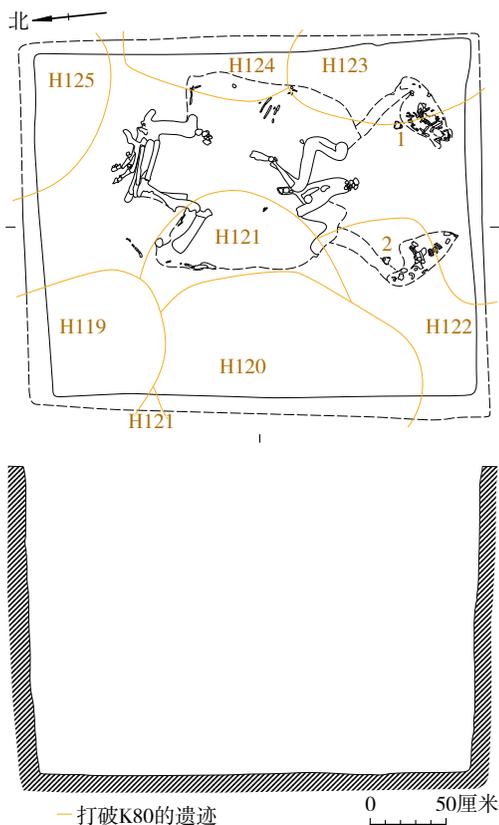
存较差，尤其自下而上都经夯打者，坑内骨骼保存最差，几乎呈骨末状。填土未经夯打者，骨骼保存普遍较好。重新揭开的1978年清理的祭祀坑，坑内骨骼普遍保存较好，可能填土未经夯打。

除了中小型祭祀坑K97为东西向，其他祭祀坑均为南北向。北面的3排中，除了K73（原M18）中的象头向北，K77中两匹马的头一个向北、一个向东，其他祭祀坑中动物的头均向南。第4排K66（原M34）中的马头向南，西侧的4座M31~33和K31（原M43）中的动物头向南，东部的K45（原M35）中象的头向北^[4]；东面新清理的中小型祭祀坑，除K88、K95中动物头朝南，其他坑的动物头均向北。第5排西端的K58中的马头向南，与东面1978年清理的3座K39（原M37）、M38、K30（原M44）相同，再向东的马坑中马的头向都向北。第6排祭祀坑中的马头向北。第7排的中小型祭祀坑中的动物头也向北。

祭祀坑中填土经夯打者，骨骼普遍保

此外，5座中小型祭祀坑K89~91、K96、K97内未见骨骼和其他遗物。

本次新清理的13座祭祀坑出土铜铃共30件，其中圣水牛与豪猪组合坑K46、鹿坑K47、圣水牛坑K48、人与象组合坑K73、牛坑K75、犬科动物坑K85、鹿坑K88、狐狸坑K95各出土1件，马坑K80出土2件，狼与大型猫科动物（豹、虎类）组合坑K99、牛坑K79出土3件，人与大型肉食动物（可能是



图八 K80平、剖面图
 1、2.铜铃



图九 K80(南→北)
 1、2.铜铃

虎、豹或熊)组合坑K78出土4件,鸟坑K93出土10件。除牛坑K79中的1件铜铃位于牛肋

骨间, K93因鸟骨散乱无法判定铜铃的系结位置,其他铜铃皆位于动物的颈部或头部附近。新清理的2座祭祀坑出土铜镞,其中K77的马骨南侧发现2件, K105的鬣羚肋骨间发现1件。马坑K44的填土中出土石块1块,为这批祭祀坑仅有。此外,新清理的部分祭祀坑填土出土陶片。

1.大型祭祀坑 共清理39座,其中新清理14座,重新揭开1978年发掘的25座。

K58 马坑。被西围沟G2东段,西周早期灰坑H87、H93~95打破。方向189度。坑口距地表2.02米,坑口长2.76、宽0.72~1.4米,坑底长2.72、宽1.45~1.65米,坑深0.74米。填土为红褐色花土,较致密。底部有马骨2具,东面1具较完整,侧卧,头向南,面向中间,前肢互相叠压。西面的马骨被G2破坏,仅存部分前肢(见图二)。

K80 马坑。被西周早期灰坑H119~125打破。底略小于口,方向189度。坑口距地表0.8米,坑口长3.02、宽2.49米,坑深2米。填土夯打结实,夯层多为水平。底部有马骨2具,头向南,面相对,侧卧,保存较差,大部分近粉末状。头部附近有朱砂,颈部旁边出土铜铃(图八;图九;图一〇)。

K44 马坑。坑口近方形,底略大于口,方向18度。坑口长2.87、宽2.76米,坑深2.21米。底部有马骨2具,头向北,背部相对。2匹马的后左肢伸直,在上者上翘,埋入时可能已僵硬。在坑西北部、距坑口0.73米有1块石块。坑中部略偏西,距坑口0.79米处有马牙5颗,但该坑所埋2匹马的马牙完整。填土中还出土殷墟时期的陶罐、浅腹盆和大口尊残片(图一一;图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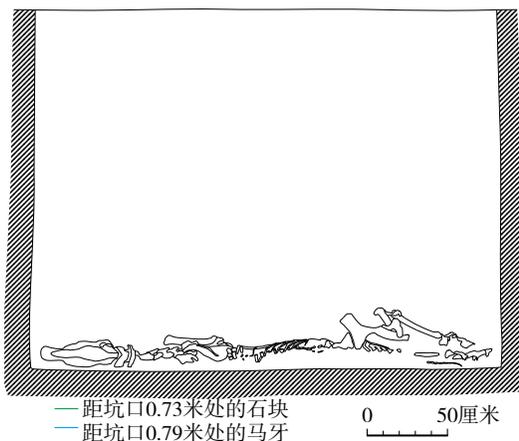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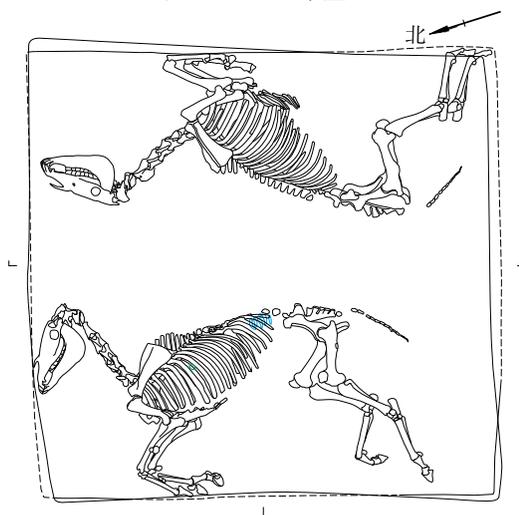
K78 被西周早期灰坑H109、H110、H117、H125、H156打破。长方形坑口,坑底尺寸与坑口相近,方向11度(以人头向北计)。坑口长3.13、宽2.32米,坑深2.07米。填土从底部到坑口夯打结实,夯层基本水平。坑底有人和动物骨骼,保存极差。



图一〇 K80东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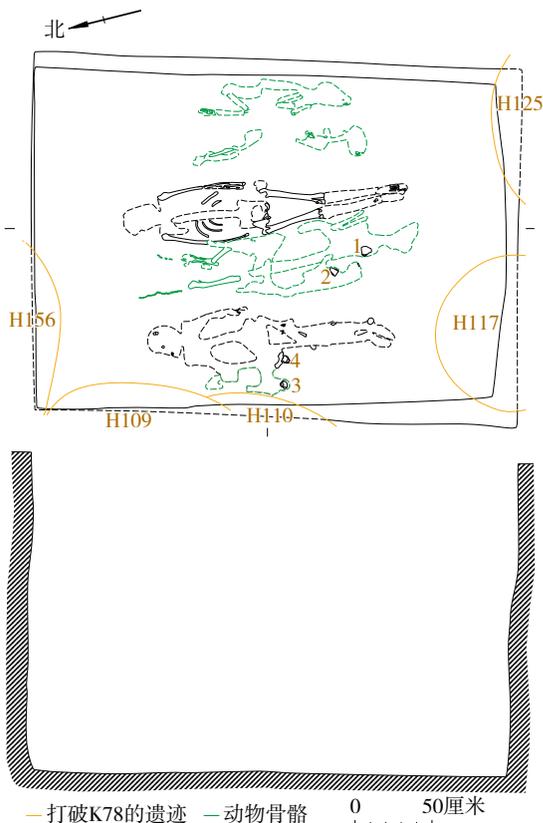


图一二 K44 (西南→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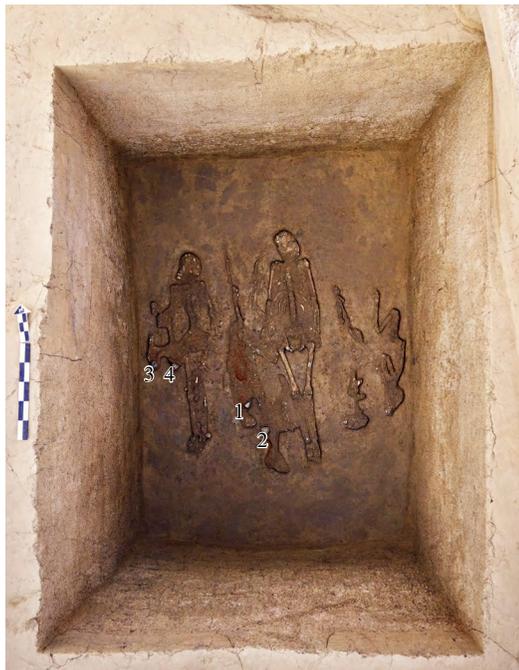
图一一 K44平面、剖视图

其中人骨2具，俯身直肢，头向北。初步鉴定东、西两人的年龄分别为35、25岁左右。动物骨骼6具，其中近东壁处有2具，人骨中间有2具，头向南，初步鉴定为大型肉食动



图一三 K78平、剖面图
 1~4.铜铃

物（可能为虎、豹或熊类）。近西壁的2具部分肢体压在入骨上，种属不明。中部和西部4具动物骨骼的头、颈部各有铜铃1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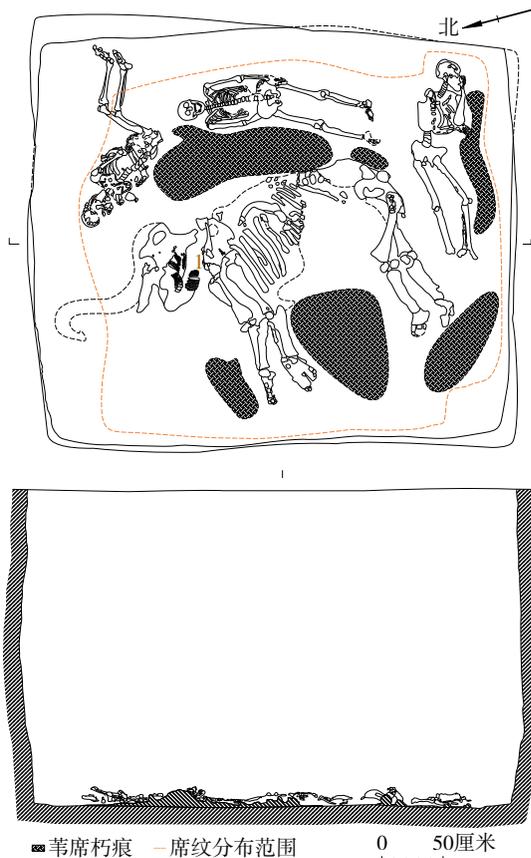


图一四 K78 (南→北)
 1~4.铜铃

一三; 图一四)。

K73 (原M18) 人与象组合坑。长方形坑口，坑底尺寸与坑口接近，方向14.3度。坑口距地表0.75米，坑口长3.97、宽3.53米，坑深2.57米。原简报登记表将坑中的动物骨骼记为疑似马骨1具。本次发掘确认1978年该坑未清理到底，下面有较深的红褐色花土，土质致密。坑底铺苇席，有人骨3具，保存较好，象骨1具，保存较差。象头朝北，面向西，侧卧，填土中可见较为清楚的象鼻轮廓。颈下有铜铃1件，粘有朱砂。东侧为人骨3具。北面的1人头向西北，侧身微俯，身体微屈；中间的1人头向北，仰身直肢，下肢微屈；南面的1人的头向东，侧身，左下肢微屈 (图一五；图一六)。

K75 (原M20) 牛坑。长方形坑口，坑底尺寸与坑口接近，方向195度。坑口长3.19、宽2.78米，坑深1.7米。填土从底部开始夯打。坑底有牛骨1具，头向南，面朝西，保存状况较差。头骨附近有朱砂和1件铜铃，头骨东侧下的填土可见苇席痕 (图一七)。



图一五 K73平面、剖视图
 1.铜铃



图一六 K73 (南→北)
 1.铜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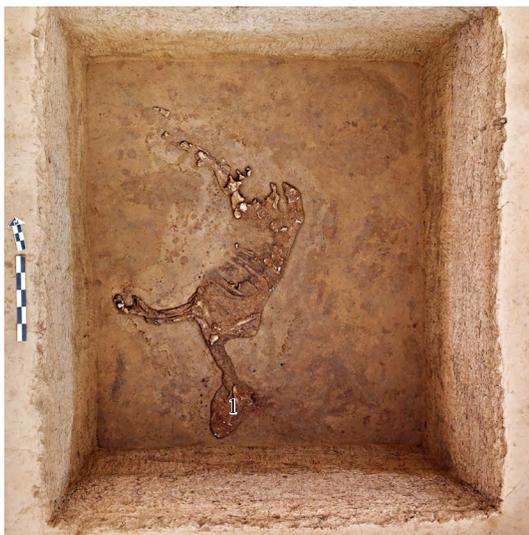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第五地点2023~2024年发掘简报

2.中小型祭祀坑 新清理19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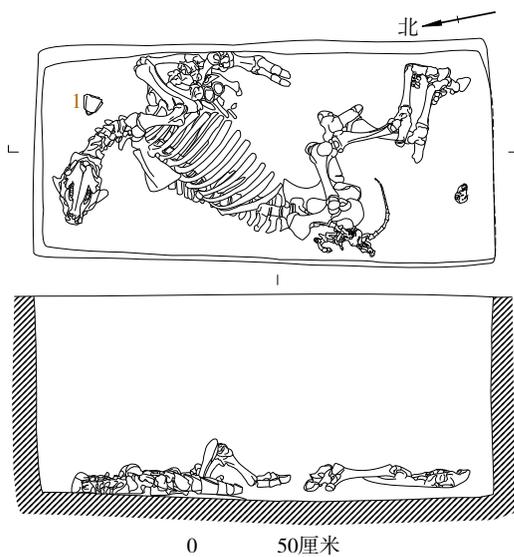
K46 圣水牛与豪猪组合坑。长方形坑口，坑底尺寸与坑口接近，方向9.5度。坑口长2.41、宽1.17米，坑深1.08米。坑底中部有圣水牛骨1具，保存较好。头向北，背向西，前肢屈，后肢微屈，颈骨边有铜铃1件。坑南壁附近有豪猪头骨，其肢骨在圣水牛尾椎上方，相距0.5米（图一八；图一九）。

K50 鹿坑。长方形坑口，坑底略小，方向192度。坑口长1.93、宽0.7米，坑深0.46米。坑底有大型鹿骨1具，保存较好。头向南，颈部屈折，背向东，四肢蜷曲于腹下。鹿头下压1件陶簋的口、腹部残片（图二〇；图二一）。

K51 野猪坑。长方形坑口，坑底略小，方向189度。坑口长1.7、宽0.76米，坑深0.55米。坑内有野猪骨1具，保存较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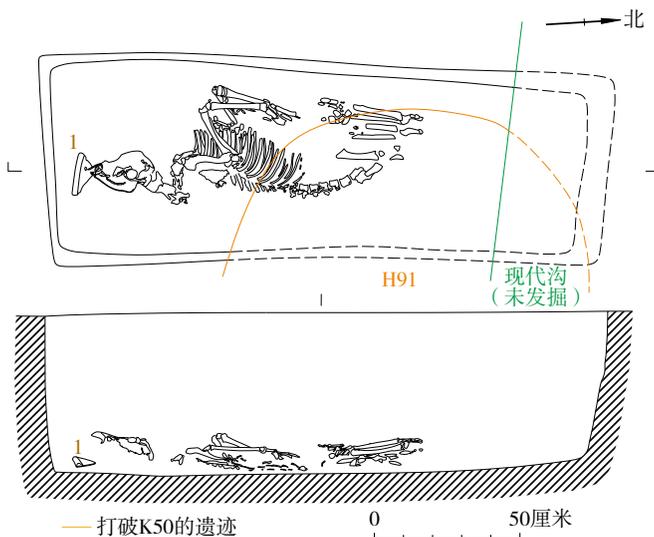
图一七 K75（南→北）
1.铜铃



图一八 K46平面、剖视图
1.铜铃



图一九 K46（南→北）
1.铜铃



图二〇 K50平面、剖视图
1.陶簋残片



图二一 K50 (南→北)
 1.陶簋残片



图二二 K51 (南→北)

头朝南，背向东，前肢屈于腹下，后肢微屈（图二二）。

K93 鸟坑。长方形坑口，坑底尺寸与坑口相当。方向13度。坑口长1.81、宽0.73米，坑深1.05米。坑底有鸟骨，保存较差，分布散乱，仅存1个头骨，肢骨很多，难以确认全部个体数。初步鉴定有5个属的8个个体，包括天鹅属、鹤属、雁属、隼属、雕属（图二三）。坑内的不同位置共出土铜铃10个，均较小（图二四）。



图二三 K93 (南→北)
 1~10.铜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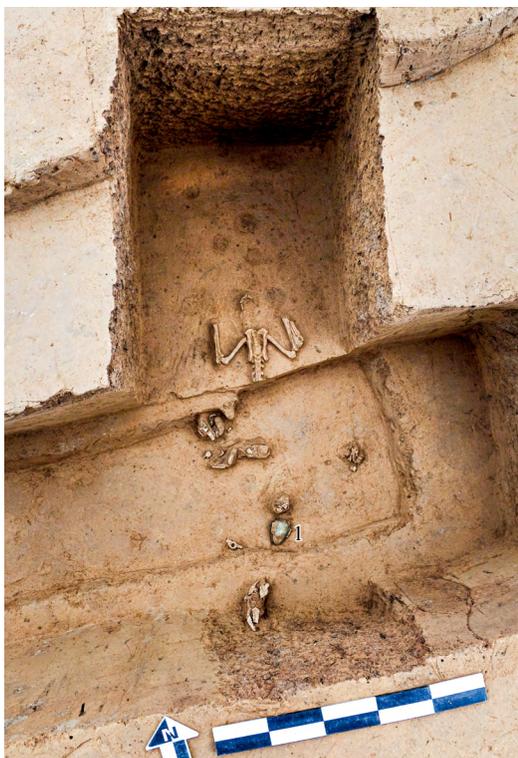
K95 狐狸坑。长方形坑口，坑底尺寸与坑口相当，方向193度。坑口长1.19、宽0.51米，坑深0.62米。坑底有狐狸骨1具，由于该坑被西周早期的M20打破严重，骨骼保存不全。狐狸头朝南，俯身，上半身骨骼散乱，下半身较完整，后肢呈“M”形。颈部有铜铃1件（图二五）。

K99 坑口近方形，坑底尺寸与坑口相当，方向19度。坑口长1.31、宽1.37米，坑深0.58米。底部有3具动物骨，经初步鉴定，自东向西分别为狼、豹、幼年虎。侧卧，面朝东，头向北，脚在南。其中狼骨保存较好，另2具保存较差，幼年虎骨保存最差，肋骨几乎不存。3具动物骨的颈部或附近都各有铜铃1件（图二六）。

K105 鬣羚坑。长方形坑口，坑底尺寸与坑口接近，方向15度。坑口长1.53、宽0.72米，坑深0.9米。坑底有鬣羚骨1具，保存较好。头向北，背朝西，前肢微屈于腹下，紧贴东壁，后肢折屈，相互叠压。肋骨间有铜簇1件（图二七；图二八）。



图二四 K93出土铜铃
 1~10.K93: 1~10



图二五 K95 (南→北)
 1.铜铃

(三) 灰坑

共有2个。在K75底部有H153, K77底部有H154 (见图二)。口部圆形。填土为黄褐色土, 夯打结实, 夯层情况同K77~80。这两个坑应是比祭祀坑更早的窖穴, 在开挖祭祀坑时两坑的填土被掏尽, 再进行填埋和夯打。灰坑中未出土遗物。

(四) 出土遗物

商代晚期遗存的遗物出土于祭祀坑, 种类主要有陶片、铜铍、穿孔骨器、石块等。陶片较多, 多为泥质灰陶、红陶, 还有黄褐陶、黑陶。可辨器形有簋、深腹盆、浅腹盆、罐、大口尊和器盖等。

陶簋 K50: 1, 泥质灰陶。口及腹部残片, 敞口, 方唇肥厚, 颈微束, 斜腹。腹饰中绳纹, 间有两道弦纹。口径24.2、残高6厘米 (图二九,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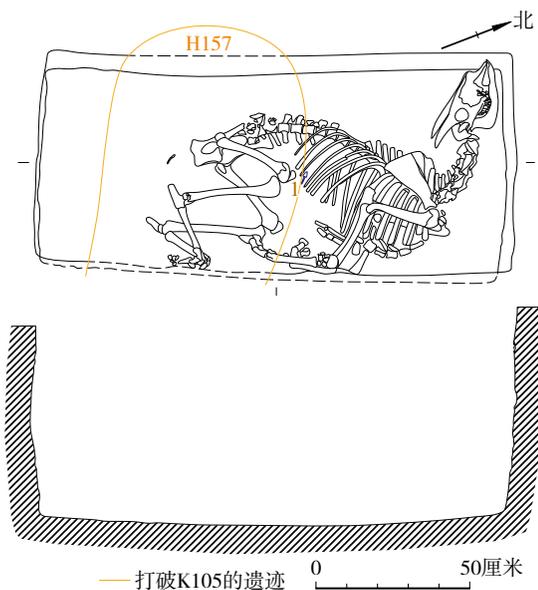
陶大口尊 数量较多, 主要为领、肩、腹部残片。K41: 1, 泥质灰陶。斜领。颈部素面, 肩腹相接处饰一周附加堆纹。残高10.2厘米 (图二九, 1)。K56: 4, 泥质红陶。斜领。领肩相接处饰一周附加堆纹。残高7.9厘米 (图二九, 11)。K100: 1, 泥质红褐陶。整体斜收, 斜领, 肩不明显。肩饰两周附加堆纹, 腹饰交错细绳纹, 内壁密布大麻点。最大径22.4、残高12.6厘米 (图二九, 3)。K57: 3, 泥质黄褐陶。腹壁较厚, 斜收。腹部饰中绳纹, 间有一道弦纹, 内壁密布大麻点。最大径17、残高9.3厘米 (图二九, 4)。K69: 1, 泥质黑陶。整体斜收, 斜领, 肩不明显。肩饰两周附加堆纹, 内壁密布大麻点。最大径25.2、残高12.3厘米 (图二九, 5)。K56: 3, 泥质黄褐陶。整体斜收, 斜领, 肩不明显。肩部饰



图二六 K99 (南→北)
 1~3.铜铃



图二八 K105 (南→北)
 1.铜镞



图二七 K105平、剖面图
 1.铜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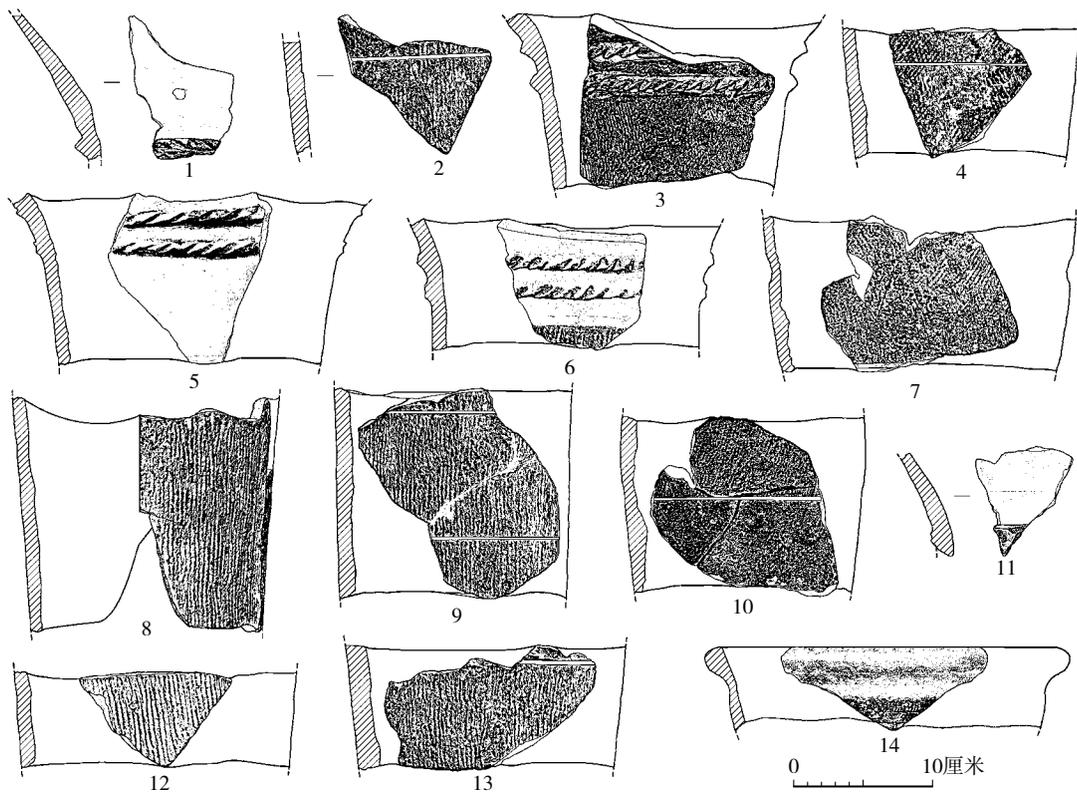
两周附加堆纹，腹饰中绳纹。最大径21.5、残高9.3厘米（图二九，6）。K56：1，泥质黄褐陶。腹壁略斜。外壁饰交错细绳纹，间有一道弦纹，内壁密布大麻点。最大径20.6、残高11.2厘米（图二九，7）。K41：2+K44：2，泥质黄褐陶。腹壁略斜。外壁饰纵向细绳纹，内壁有横向凸棱。最大径19.2、残高16.8厘米（图二九，8）。

K44：3，泥质黄褐陶。腹壁较直。外壁饰纵向细绳纹，间有两道弦纹，内壁密布大麻点。最大径17.1、残高15.1厘米（图二九，9）。K40：1，泥质灰陶。腹壁近直。外壁饰交错细绳纹，间有一道弦纹，内壁密布不甚清晰的大麻点。最大径17.7、残高12.9厘米（图二九，10）。K43：1，泥质黄褐陶。腹壁稍斜。外壁饰纵向细绳纹，间有一道弦纹，内壁有横向凸棱。最大径20.1、残高约9厘米（图二九，13）。K43：2，泥质黄褐陶。腹壁稍斜。外壁饰纵向细绳纹，间有一道弦纹，内壁密布大麻点。残高9.7厘米（图二九，2）。K57：1，泥质黄褐陶。腹壁近直。外壁饰纵向中绳纹。最大径20.3、残高6.9厘米（图二九，12）。

陶器盖 K100：2，泥质黄褐陶。口残，方唇，盖面斜直。素面。最大径28.6、残高9.2厘米（图三〇，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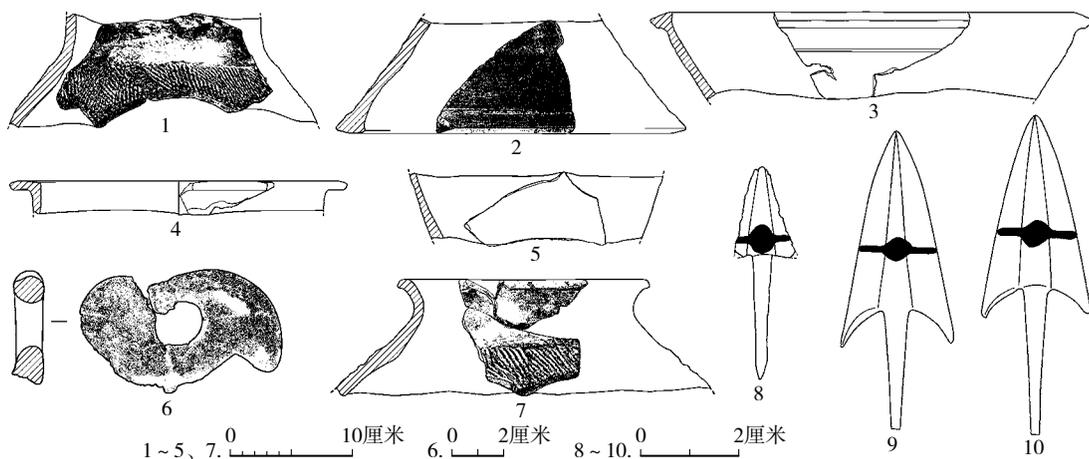
陶深腹盆 K44：4，泥质灰陶。口腹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第五地点2023~2024年发掘简报



图二九 出土商代晚期陶器

1~13.大口尊 (K41:1、K43:2、K100:1、K57:3、K69:1、K56:3、K56:1、K41:2+K44:2、K44:3、K40:1、K56:4、K57:1、K43:1) 14.簋 (K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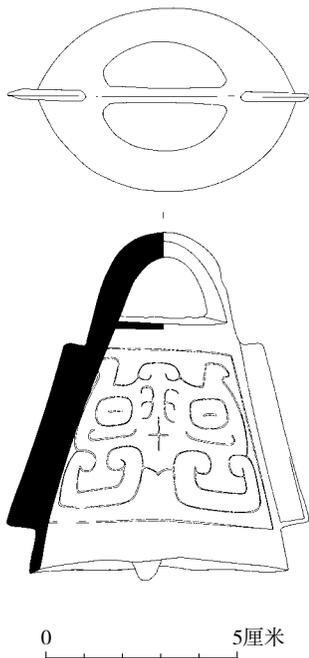
图三〇 出土商代晚期遗物

1、5、7.陶罐 (K44:1、K56:2、K69:2) 2.陶器盖 (K100:2) 3.陶浅腹盆 (K43:3) 4.陶深腹盆 (K44:4)
 6.穿孔骨器 (K32:1) 8~10.铜镞 (K105:1、K77:1、K77:2)

残片，方唇，宽折沿，沿面近平。素面。口径27.6、残高2.8厘米（图三〇，4）。

陶浅腹盆 K43:3，泥质灰陶。口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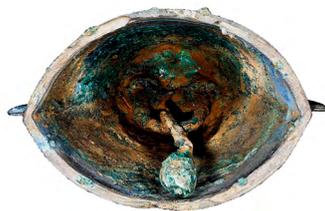
残片，敛口，方唇，折沿较短、外撇，腹壁斜直。腹上部饰一道弦纹。口径36.9、残高6.7厘米（图三〇，3）。



图三一 铜铃 (K48:1)



正面



底面

图三二 铜铃 (K48:1)

面为梯形，两侧有扉棱，底面呈合瓦形，舞面接钮。部分铃腔内有铃舌，为铜制或骨制。K48:1，正面有一圈凸起的梯形框。框内有细线勾勒的兽面纹，角在下，嘴在上。腔中挂铃舌。宽8.2、高9.2厘米（图三一；图三二）。K73:1，正面有两圈凸起的梯形框。宽8.4、高10.4厘米（图三三）。

铜铎 3件。K77出土的2件略大，K105出土的1件较小。K77:1，完整，脊较长，两翼稍宽，锋尖锐，铎稍长。残长6.1、翼宽2.3、铎残长2.4厘米（图三〇，9）。

K77:2，完整，稍大，长脊，

两翼较宽，锋尖锐，长铎。长6.5、翼宽2.2、铎长3厘米（图三〇，10）。K105:1，尖部及翼略残，脊较长，翼较窄，铎较长。残长4.4、翼残宽1.2、铎长2.6厘米（图三〇，8）。

穿孔骨器 3件。均系牛距骨改制。K32:1，整体呈不规则形，穿孔呈不规则的圆形。长7.5、宽4.6、厚约1.2厘米（图三〇，6）。

石块 K44:5，灰褐色。顶端圆弧，两面较平，中部断裂面较平。残长10.8、宽8.9、厚约5厘米（图三四）。

陶罐 K44:1，泥质灰陶。颈腹部残片，颈部较长，腹较鼓。腹饰交错中绳纹。最大径25.7、残高9.8厘米（图三〇，1）。K69:2，泥质灰陶。口腹部残片，侈口，圆唇，卷沿，束颈，腹壁斜直。腹饰中绳纹。口径20.8、残高9.9厘米（图三〇，7）。K56:2，泥质深灰陶。腹部残片，腹壁斜直。素面。最大径21.6、残高7.8厘米（图三〇，5）。

铜铃 29件。K46、K73出土的2件较大，制作精美，其他坑出土的明显较小。正



正面



背面

图三三 铜铃 (K73:1)



图三四 石块 (K44:5)

三、西周早期遗存

西周早期的遗迹主要有灰坑44个、墓葬5座。西围沟G2发掘的一段中，第1~12层堆积的年代为西周早期。

(一) 灰坑

共44个。口部呈近圆形或形状不规则，填土多为黑灰色土或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包含红烧土等。出土西周早期陶片、石器。

H131 位于T9708北部，叠压于第3层下，打破K92（见图二）。坑口近椭圆形，口小底大，坑底较平。坑口长1.56、宽1.54米，坑底长1.65、宽1.58米，坑深0.72~0.76米。坑内填土可分为两层。上层为斑驳的黑灰色土，包含红烧土、兽骨、陶片等。下层为较纯净的黄灰色土，土质疏松，西北高、东南低，包含少量红烧土、蚌片、陶片。填土出土的陶片多为泥质灰陶，少量为夹砂陶，饰绳纹，可辨器形有鬲、盆、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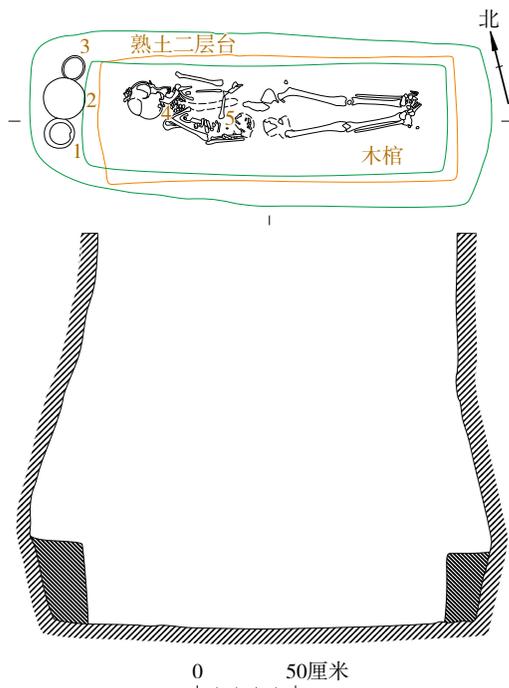
(二) 墓葬

共5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19有一棺，其余无葬具。M19随葬陶器、海贝，M18、M20仅随葬海贝，其余无随葬品。

M19 主体位于T9708北部略偏东，北部进入T9709南部，叠压于第3层下，打破生土。口小底大，方向284度。墓口长1.85、宽0.65米，底长2.38、宽0.92米，墓深1.96米。填土呈黄褐色，经夯打。近墓底四周有熟土二层台，宽约0.1~0.32、高0.37米。葬具为一棺，局部可见板灰痕迹，高度不超过二层台，厚度不明，长1.87、宽0.56、高0.37米。墓主为男性，大部分人骨保存较好。葬式为仰身直肢，头朝西，面朝北。右臂伸直，左臂内折，置于腹部，双腿自然伸展。西侧二层台摆放陶罐、簋、豆各1件。人骨下颌附近有海贝18枚，右下肢骨、左手指骨周围有海贝6枚（图三五）。

(三) 出土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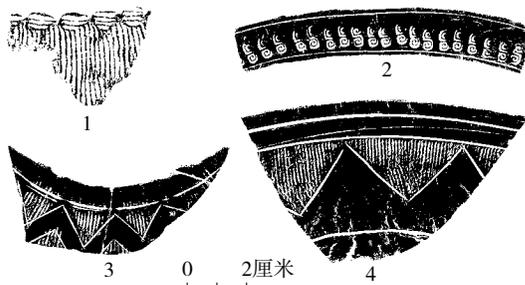
主要为陶器残片，还有少量石器、蚌



图三五 M19平、剖面图
 1.陶罐 2.陶簋 3.陶豆 4.5.海贝

器、海贝等。陶器大多为泥质灰陶，还有泥质深灰陶、泥质浅灰陶，夹砂陶较少，主要为灰陶。纹饰主要为绳纹，还有三角划纹（部分其中填绳纹）、附加堆纹、纵向云雷纹（或称“S”形纹）、弦纹，另有部分为素面（图三六）。可辨器形有鬲、簋、豆、盆、罐、甬、瓮等。

陶鬲 H131:14，商式分裆鬲。夹砂黑褐陶。侈口，卷沿长而斜，束颈，腹部较扁，分裆较低，无实足跟。颈部以下饰



图三六 西周早期陶器纹饰拓本
 1.绳纹（鬲G2⑨：4） 2.纵向云雷纹（簋M19：2） 3、4.三角划纹和绳纹（甬G2⑧：15、簋G2⑫：1）

粗绳纹。口径24.5、高11.8厘米（图三七，1）。G2⑨：4，弧裆鬲。夹砂灰陶。侈口，方唇，折沿较短，束颈，腹上部微鼓，下部残。颈部下贴泥条，上饰斜向绳纹，腹部饰中绳纹。口径21.2、残高约8厘米（图三七，5）。

陶簋 G2⑫：1，泥质浅灰陶。敞口，圆唇，弧腹内收，腹部以下残。腹上部饰一道弦纹，下饰一周中绳纹间三角划纹的纹饰带，上下各饰一道弦纹。口径21.5、残高12.4厘米（图三七，2）。M19：2，泥质灰陶。敞口，圆唇，卷沿，斜腹，圈足外撇。通体磨光。腹中部饰一周纵向云雷纹，上下各饰一道弦纹。口径21.6、圈足径13.2、高13.4厘米（图三七，11）。

陶豆 G2⑧：13，泥质灰陶。豆盘残片，浅盘，口近直，沿面中间微凸，弧腹折收。口径13.3、残高4.7厘米（图三七，6）。M19：3，泥质灰陶。浅盘，直口，折腹，圈足较粗、较高，下部外敞。口径13.4、圈足径9.8、高10.1厘米（图三七，8）。

陶深腹盆 G2⑪：2，泥质灰陶。口近直，方唇，短沿较窄、略外撇，沿面中部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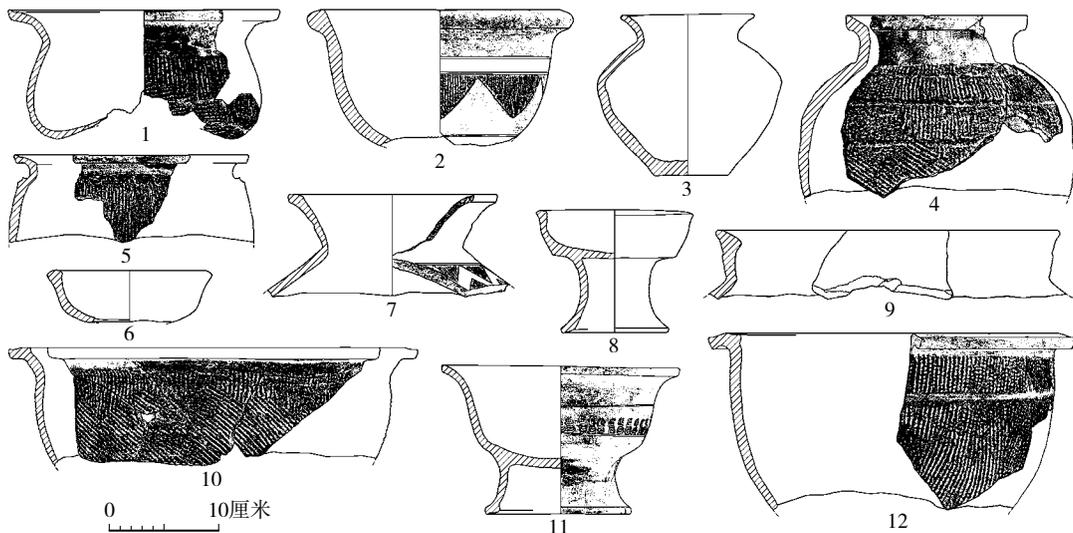
凸，领较短，腹上部较直，下部斜收，底残。口沿下满饰中绳纹，间有一周较宽的抹弦纹。口径33.5、残高16.1厘米（图三七，12）。G2⑧：14，泥质灰陶。侈口，方唇，折沿较窄，领斜而短，腹上部微弧，下部内收，底残。口沿下饰交错中绳纹。口径36.4、残高10.8厘米（图三七，10）。

陶罐 G2③：16，泥质灰陶。侈口，方唇，短领较直，腹上部鼓，下部残。腹饰粗绳纹，间有三道较宽的抹弦纹。口径16.4、残高16.5厘米（图三七，4）。M19：1，泥质灰陶。侈口，方唇，斜折沿较长，折肩，斜弧腹，平底。素面。口径11.4、底径6.2、高11.6厘米（图三七，3）。

陶甬 G2③：15，泥质灰陶。敞口，方唇，领较长，斜肩，肩部以下残。肩部饰绳纹，间有三角划纹。口径17.7、残高9.3厘米（图三七，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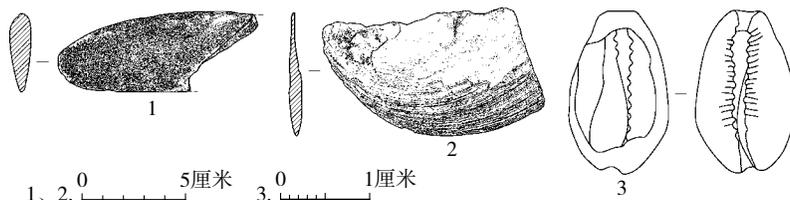
陶瓮 G2⑧：27，泥质浅灰陶。口沿残片，侈口，厚唇微出沿，短领较直，斜肩。口径32.8、残高6.5厘米（图三七，9）。

石镰 G2⑩：1，残存前部，背略弧，刃近直。表面磨光。残长9.2、宽3.6厘米



图三七 出土西周早期陶器

1.分裆鬲（H131：14） 2、11.簋（G2⑫：1、M19：2） 3、4.罐（M19：1、G2③：16） 5.弧裆鬲（G2⑨：4） 6、8.豆（G2⑧：13、M19：3） 7.甬（G2③：15） 9.瓮（G2⑧：27） 10、12.深腹盆（G2⑧：14、G2⑪：2）



图三八 西周早期遗物
 1.石镰(G2⑩:1) 2.蚌刀(G2⑦:3) 3.海贝(M19:6)

(图三八, 1)。

蚌刀 G2⑦:3, 残, 刃部圆弧。器表光滑。残长10.9厘米(图三八, 2)。

海贝 M19:6, 一面较完整, 另一面有不规则的圆孔。长1.7、宽1厘米(图三八, 3)。

四、结 语

2023~2024年的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 进一步深化了对商王陵区围沟的开挖与使用年代、王陵区内部分区, 以及祭祀坑年代与分组等方面的认识。

(一) 围沟的年代及其与祭祀坑的关系

2023~2024年的发掘所见打破西围沟G2东段的遗迹中, 最早的为西周早期灰坑, 这些灰坑与G2在空间垂直方向上完全是上下关系, 两者不可能共时。与西围沟南段、东围沟G1南段^[5]一样, G2东段的开挖、使用时间必然要早于西周早期。

清理的G2第1~12层填土年代都为西周早期, 初看似乎可证这段围沟为西周早期开挖、使用。但西周早期殷墟范围内的居民点很少且规模很小, 如果认为周人开挖了商王陵区外围的围沟显然不合理。结合打破G2东段的一批同时期灰坑的情况, G2第1~12层可确认为西周早期偏晚的堆积, 是周人在这一带活动, 填满这段围沟形成的。

G2东段最底部的填土中, 年代最早的第14层为黏土层, 没有出土遗物可证明其年代, 但它与2022年发掘的东围沟G1南段最下层第10层的土色、土质^[6]相似, 应该同是在围沟的使用时期形成, 形成原因应该也一样, 年代当为商代晚期。G2东段第13层为灰

黄色细沙质土, 不见于东围沟G1南段, 而与2022年发掘的G2南段下的第2层堆积土质、土色^[7]相似, 也见于东围沟西段缺口南北两侧沟的下部填土, 土质疏

松、纯净, 不见遗物, 类似为洪积层, 可能与洹河洪水有关。第13、14层不见于发掘区南段, 应该是人工疏浚的结果。

钻探所见, 西围沟G2东段向南的走向避让了第五地点祭祀坑区。2023~2024年的发掘发现G2东段打破祭祀坑K58, 证明G2的开挖晚于第五地点的祭祀坑。

(二) 祭祀坑的特点、年代与分组

第五地点的祭祀坑中, 1978年发掘的多为大型动物坑, 其中的动物以马为最多, 一个坑中或有2、4、6、8匹, 埋入2匹马的坑中还埋1人。坑中的马头顶多有大小不一的凹陷坑, 应是在现场击晕或死亡后埋入。石块K44:5是王陵区祭祀坑出土的唯一一块石块, 可能有特殊用途, 其大小、重量适合拿在手里。参考现代草原牧马人击打马使之晕倒的例子, K44:5或用来击打马。1978年发掘的还有象与猪组合坑、牛坑, 少数中小型坑还有人、狗、羊、河狸、猴、狐狸。

2023~2024年发掘的大型祭祀坑情况大致相似。经鉴定, 本次发掘的大型祭祀坑内的骨骼属于人、象、马、牛和大型肉食动物(可能为虎、豹或熊)。其中以马最多, 各坑中马的数目均为偶数。新发现人与猫科动物(虎、豹)组合坑、3人1象组合坑(K73、原M18), 后者为殷墟发现的第四例象坑。

最引人关注的是第4排东部的一批中小型祭祀坑, 坑内埋有圣水牛、鹿、獐、狍、狼、虎、豹、狐狸、鬣羚、野猪、豪猪, 以及天鹅属、鹤属、雁属、隼属、雕属等5个种属的鸟类。加上此排西面K45(原M35)

中的象，可见这些祭祀坑埋的几乎都为野生动物，它们一部分在颈部挂有铜铃，应该是商王等高级贵族园囿饲养的宠物。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群。K105中的鬣羚腹部有铜镞，应该不是狩猎后所获，而可能是祭祀现场举行射猎仪式的结果。马坑K77中有2件铜镞。铜镞常见于车马坑，说明马坑的性质与车马坑相近。

关于年代，第五地点祭祀坑，1978年发掘的简报根据地层关系分为两期，其中M1~4为殷墟文化晚期，其他36座为殷墟文化早期。2023~2024年在第5~7排祭祀坑中出土了陶片，器形有簋、盆、罐、大口尊等，故可对这个区域的祭祀坑进行进一步断代。

第五地点的祭祀坑应该是为祭祀西北方大墓的墓主而留下的，北面的祭祀坑当早于南面的。第5、6排的K40、K41、K43、K44、K56、K57、K69、K100出土了陶盆、罐、大口尊残片，其中南排K41、北排K44出土的大口尊残片可以拼合，且北排祭祀坑的填土自北向南倾倒，南排的反之，可证第5、6两排祭祀坑同时形成。各坑出土的陶大口尊器形非常相似，肩部已无，形态明显晚于殷墟一期早段的大口尊^[8]，也早于殷墟二期晚段的大口尊^[9]，而与小屯宫殿区殷墟一期晚段至二期早段的圈足尊^[10]最相似。陶罐K44：1领较长，肩高而圆，为标准的殷墟二期早段器形的特点。陶罐K69：2肩部高且更平，也是殷墟一期晚段至二期早段器形的特点。陶浅腹盆K43：3有殷墟一、二期早段的特点，该器形此后不见。综上所述，第5、6排祭祀坑的年代应该在殷墟二期早段。由此可推知，北面的第1~3排祭祀坑的年代当为殷墟二期或略早。陶簋K50：1有殷墟四期早段器形的特点，推测第7排祭祀坑的年代可能在殷墟四期早段。

祭祀坑出土的陶器都是残片，出于北面祭祀坑的早，出于南面祭祀坑的晚，尤其北面第5、6两排出土的年代集中。它们出于祭

祀坑填土，应该是举行祭祀活动时留下的遗存，而不是其他原因被填埋进来的更早时期的陶片。因为王陵区尚未见到时代明确的更早的祭祀遗存，所以，这些陶片应该代表了这批祭祀坑的年代。

如此来看，这批祭祀坑的年代主要是殷墟二期早段即商王武丁时期，这与殷墟甲骨卜辞近半为武丁时期的情况相似。

关于这些祭祀坑的分组，1978年发掘的简报依据地层关系、坑的大小、坑内遗物有无、坑内骨骼种属及数量等将40座祭祀坑分为15组，其中将特征完全相同的归为一组，不同的则分开，分组标准可能过于严格。这种分组也有代表先后关系，或不同批次祭祀活动的意义。其中有些分组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断代依据，难以证明是否准确。

以前述断代讨论为基础，这些祭祀坑至少可分两大阶段，其中第1~6排为第一阶段，第7排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中，第1~3排与第4~6排有明显的空白地带，应该是不同批次的祭祀活动导致，由此又可细分为两组。其中第一组中，以填土是否经夯打，又可分为东、西两小组。此外，第4排东部的中小型坑与西部的不同，有单独细分为一组的可能。

多个祭祀坑的骨骼样品进行了碳十四测年（表一），可作为判定年代的重要参考。经树轮校正后的最高置信度上限数据早晚有序，与相关祭祀坑从北到南的分布顺序相符，但一些数据的下限基本一致，且明显较晚，原因有待分析。

综上所述，本次发掘取得重要收获，明确了王陵区西围沟的开挖晚于第五地点北五排祭祀坑。这一带的祭祀坑存在明显的时代差别，内部还可分为更小的组别，可能分属于不同批次的祭祀活动。这些发现将推动王陵区的分区研究，祭祀坑及其中动物的多样性为研究商代祭祀活动及其形式，商代的陵墓制度、气候和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料。

表一 第五地点祭祀坑碳十四测年数据

样品编号	样品来源	碳十四年代 (B.P.)	树轮校正后年代 (B.C.)	
			1σ (68.2%)	2σ (95.4%)
ZK-13604	2024AWGNW02T9908K42马1肋骨	2945 ± 25	1210 (68.3%) ~ 1120	1256 (1.3%) ~ 1247 1227 (94.1%) ~ 1050
ZK-13603	2024AWGNW02T9908K69马1肋骨	2935 ± 20	1207 (68.3%) ~ 1112	1216 (95.4%) ~ 1052
ZK-13590	2024AWGNW02T9909K66马1肋骨	2945 ± 20	1205 (68.3%) ~ 1122	1221 (95.4%) ~ 1054
ZK-13591	2024AWGNW02T9910K64马1肋骨	2950 ± 20	1206 (68.3%) ~ 1125	1255 (1.1%) ~ 1248 1226 (94.3%) ~ 1054

附记：本文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目编号DF2023ZD15）的资助。本项目的发掘领队为牛世山。参加发掘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牛世山、李潇檬、郝宪莹，技师汤永锋、侯贵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王梦恒、王英萍、孙福泉，郑州大学李浩嘉、蒙景怡，山东大学宋美玲，吉林大学刘鑫，河北师范大学董杰、徐馨悦、李诗雨、张楚雯等。参加资料整理的有牛世山、李潇檬、王梦恒、孙福泉、但丹丹。出土样品的碳十四测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陈相龙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李志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技师管明丽鉴定了祭祀坑出土的大部分动物骨骼，山西大学邓惠鉴定了K93出土的鸟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赵欣鉴定了人骨。遗迹照片由汤永锋、王梦恒、孙福泉拍摄，器物照片与三维建模由王梦恒、孙福泉、吉林大学但丹丹拍摄制作，电脑制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技师王新丽等完成。

执笔者 李潇檬 牛世山 李志鹏
 赵欣 郝宪莹 王梦恒
 孙福泉 但丹丹

注 释

[1] a.牛世山：《2021年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考古勘探取得重要成果——新发现围沟和祭祀坑等重要遗迹》，《中国文物报》2022年5月13日

第6版；《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2021-2022年勘探与发掘收获》，见《202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3年。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考古发现与研究》，见《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2022）》，文物出版社，2023年；《2024年殷墟洹河北岸地区考古收获》，见《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2024）》，文物出版社，2025年。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考古》2023年第7期。

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等：《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小营西地祭祀坑K2的发掘》，《考古》2024年第12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第12期。

[3] 同[2]。

[4] 同[2]。

[5] 同[1]c。

[6] 同[1]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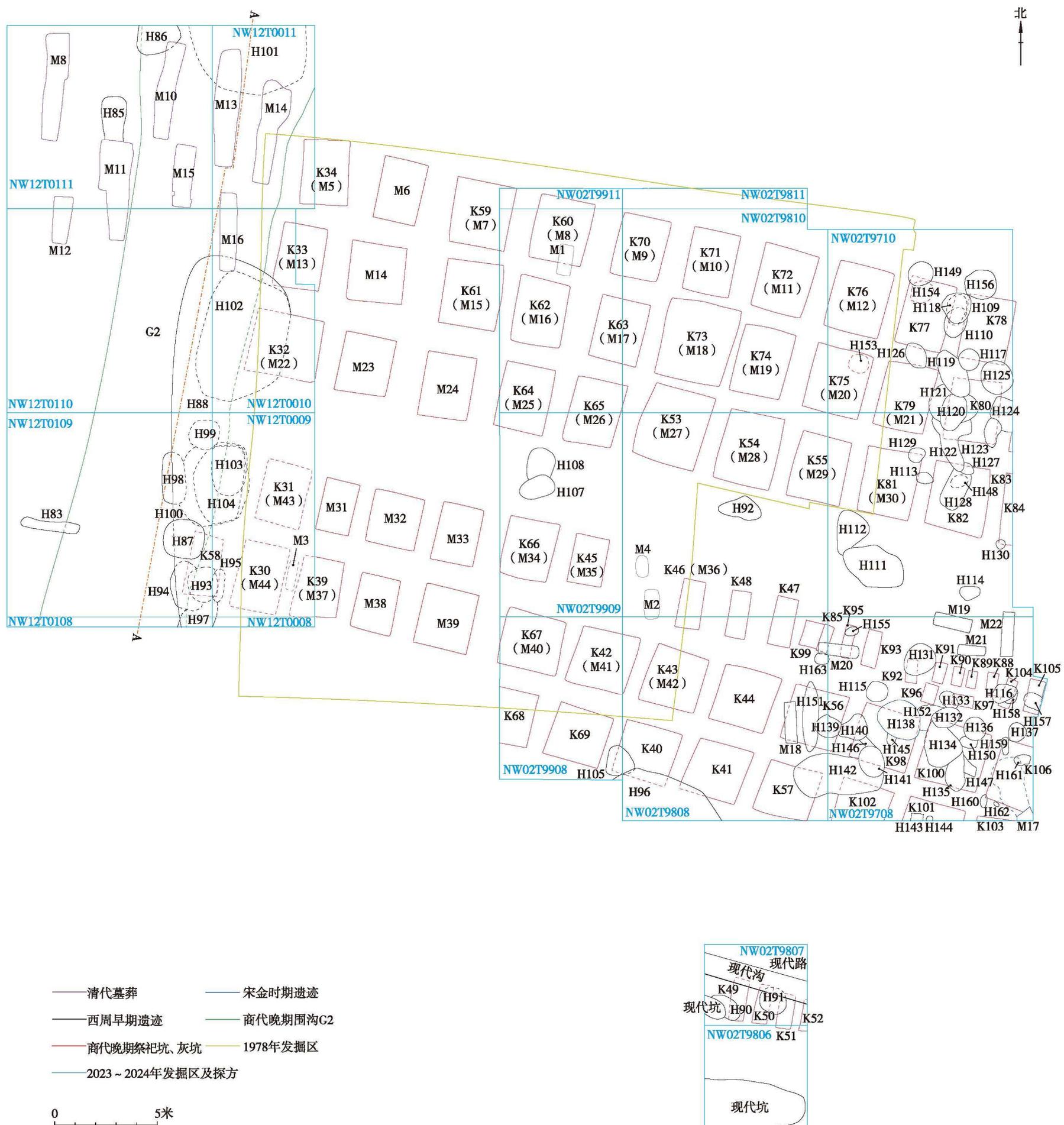
[7] 同[1]c。

[8] 殷墟考古报告均采用郑振香的分期体系，本文所指期、段同于郑先生的分期标准。参见郑振香：《论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见《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图五三一，9，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10] 李济：《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第三章附录“殷虚陶器图录拾”A10、YH324，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

（责任编辑 付兵兵）



图二 殷墟王陵区第五地点2023~2024年探方和遗迹分布平面图